

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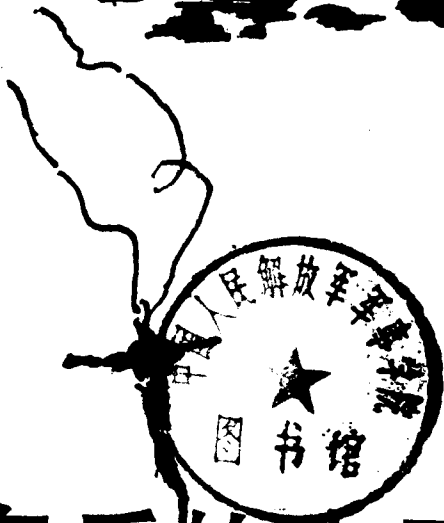
报皇后的末日

许志强





2 034 9288 0



许志强

谍报皇后的末日

山东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题材新颖、情节脱俗、着力刻画人物的侦破小说。

故事以海宁市公安机关破获 D 国谍报组织的“影子计划”为主线，展开了敌我双方激烈斗争的具体情景。敌方“影子计划”的指挥者“谍报皇后”狡猾狠毒、隐蔽诡秘，采取以假乱真、“舍卒保车”等手段，扰乱视听，以图阴谋得逞。我方侦察科长严方，老练持重、不畏艰险，力排干扰，发挥侦察人员积极性，重视对敌方的分化瓦解工作，终于在“谍报皇后”劫持老教授偷渡的关键时刻，将潜伏多年的谍报组织一网打尽。

书中人物，不管是侦察人员严方、老万，还是间谍头子“神甫”及悔过自新者戴娅，都写得真实可信、栩栩如生。

作品立意严肃，选材精当，既注重情节的引人入胜，又不落一般侦破小说的窠臼。

谍报皇后的末日

许志强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2 插页 162 千字

1986 年 3 月第 1 版 198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4,000

书号 10331·223 定价 1.45 元

目 录

一	查无此人	1
二	死尸的假牙不见了	7
三	预感	17
四	当场身死	26
五	市医院里	48
六	析疑	63
七	太平间盗案的目睹者	73
八	侦察科长的推理	82
九	借刀杀人	95
十	女间谍的悔恨	110
十一	异国边陲	125
十二	三点连一线	133
十三	“02”号的归宿	139
十四	鲭鱼籽	153
十五	诡秘的信使	167
十六	真假“神甫”	183
十七	华侨宾馆	193

十八	加沙球与凡士林	202
十九	陆江教授的分身术	213
二十	在烈士陵园里	233
二十一	大鹞山精神病院	240
二十二	“谍报皇后”的归宿	254

一 查无此人

海宁市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是著名的避暑游览胜地。

这个繁华的、素有“东方的王冠”之称的海滨城市，还很年轻，只有六十年的历史。

六十年，在历史上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一个城市，却意味着有六十个三百六十五天的变化。海宁市历经几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那些风格各异的建筑，无声地告白着入侵者们当年的雄心壮志，同时也宣告着他们的失败。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海宁市，呈现出一派充满活力的全新景象。

冬天的黄昏，海滨的风似乎被冻凝了，一点感觉不到风的流动，天气却冷得出奇。殷红的残阳，冷漠地挂在海天相连的水平线上，海波从那里荡过来，如同片片花瓣在飘散。一些造型各异的石礁，孤零零地立在滩头上、泡沫里；红色的天幕，给它们描出清晰的剪影。

有座教堂立在滩头，顶端蘸着夕阳的血色。它已经完全败落，铁门上的天使，被流逝的岁月腐蚀了，变得象魔鬼一样狰狞。教堂两侧的毛玻璃窗几乎全部破碎，残留的玻璃碴

闪着不规则的反光，看上去很别扭，使人泛起一种寂落的感觉。

冬天的海滨，往往受到人们的冷落。不过，在临近海滨的南江路上，此刻却是人流如注、车水马龙——职工们正下班，用句术语说，正是人流的高峰时间。

一些小商贩不断扯住行人，赌咒发誓地推售货色，有的甚至站到马路中间叫卖，给值勤民警造成不少麻烦。

严寒使行人的脚步加快了，他们尽量把脑袋往衣领里缩，只是在横过马路时，才伸直脖子左右环视一下——这种时候，家的温暖对任何人都有难以抵御的诱惑。

一个穿翻毛皮大衣的妇女，突然发现马路对面的熟人，她尖声呼唤着，不顾一切地朝马路那边跑去。

这儿，正是“丁”字路口的交叉点。

有辆空载的货车突然从叉路冲到南江路上，那女人似乎意识到有危险，犹豫不决地怔住了。

汽车响了声喇叭，带着呼啸声撞倒了女人……

车停住了，后轮上沾着一片褐色的东西——黑色橡胶轮胎改变了鲜红的血色。

年轻司机从驾驶室走出来，双腿不住颤抖，脸色泛黄，怔怔地看着被行人从车下拖出的女人。

女人被车轮碾碎了脑骨，白色的脑浆里，混杂着一丝丝鲜亮的粉红色血水。稍有常识的人能够断定：她不需要送医院了，应该直接送火葬场。

青年司机嘴唇哆哆嗦嗦地望着人们，吃力地挤出一句不

连贯的话：

“劳驾各位……帮……帮忙，把她抬……抬到车上，去……去医院……”

“还是快去请民警吧，别破坏了现场。”有个观众好心提醒他。

“对，对对！”

司机猛地拨开人群，一位值勤民警恰好迎面走来。他向司机打了个手势，意思是回到车边那儿去。观众们自动让出一条通道，默默地看着他们走到女人身边。

警察简单看了一下现场，在笔记本上记下什么，又用粉笔在地上做了些记号。之后，他抬起头，严肃地对司机说道：

“执照，你的驾驶执照。”

在肇事司机回驾驶室取执照的时候，警察截住了一辆中型吉普车，请司机帮忙把受伤者送往医院。

肇事的司机捧着执照，小心翼翼地递给警察。警察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长长吁了口气：

“说说吧，是怎么回事？”

“我……我的车开到路口时，马路中间根本没有人，可刚拐进南江路，这女人就象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我觉得……觉得她有点故意……故意找死——真的，撒半句谎让我得癌症死……我没违章，也没喝酒——真的！”

天气十分寒冷，司机头上却直冒热气。

警察反感地皱皱眉头，用异样的目光睇了司机一眼，有

点不相信地说：

“伙计，赌咒管什么用？撒谎对你只有坏处，绝没好处——说实话！”

“我说的就是实话……”司机低声咕哝着，用可怜巴巴的目光向观众求助：“不信，你可以问一下在场的行人。”

一位态度持重的中年男人走过来：“民警同志，这位同志讲得基本属实。那女人是一边喊，一边往马路上跑的——不过，她不是故意找死，而是招呼对面的什么人。”

另一个行人接口道：“她跑得很急，仿佛连汽车喇叭声都没听到。”

司机被这话提醒了：“对、对对，我当时采取了措施，按了喇叭，……”他知道，在处理这类交通事故时，肇事司机是否采取应急措施，是很重要的。

“这只能证明你采取过一点措施，但那是无效的。唉，但愿那女人没有死；否则，事情就麻烦了，恐怕你得被拘捕。”

警察说这话时，语气和神色都有点和缓。

“那么，这女人刚才招呼的是谁呢？”

这话一连问了三次，但人们只是面面相觑，谁也没出头应答。警察狐疑满腹，把目光落到刚才出头作证者的脸上：

“你在哪个单位工作？认识这司机不？”

“我是区委书记，这事可以用人格担保，有必要的話，我可以在法庭上为司机作证！”证人对警察的态度大为不满了。

“谢谢……多谢……”肇事的司机十分感动，不知该怎

么说才好。

“那么，女人是招呼谁呢？”看来，这位警察是十分尽职的，他并没被区委书记的职务吓住。

“我没看清楚，这人现在不在了，一定是被吓跑了。”

市医院急诊室的医生，从女人鼻子上拿下氧气罩，用低沉的声音对护士道：“完了！”

其实，女人送进医院时就已经完了，之所以尽力抢救，完全是职业伦理所致。

交通大队的领导，坐在走廊长椅上等候消息。一位医生走出来，向他摊了摊手道：

“已经死了，剩下的事该你们处理了。”

肇事司机耷拉着脑袋坐在那儿，一听这话，脸上的肌肉立刻痉挛起来。他用手抓着长椅靠背，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

“真的……完啦？”

医生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把目光转向周围的观众：

“哪位是死者亲属？嗯？请来一下。”

医生一连喊了两声，没人回答，就把疑惑的目光转向交通大队的负责人。

交通队的领导掐灭烟蒂，一言未发地站起身，带着民警走进急诊室。

值班护士正在默默整理氧气袋之类的医疗器械，见进来几位警察，便悄悄退了出去。

警察们低声商量了几句，决定先检查一下死者的遗物，希望从这里发现死者的身份，找到她的亲属。

他们的希望没有落空，死者除带有两千多元现金和四百斤全国通用粮票外，还有个红色塑料皮的工作证和几封介绍信。

证件上标明，死者叫白丽平，家住上海市南京东路大庆里十九号。从介绍信中得知，她是上海纺织局的工作人员，因公来海宁市出差。

当天夜里，市交通大队用电话通知了上海纺织局，让他们速派人来海宁市交通大队处理白丽平的善后事宜。

电话打出不到一个小时，上海方面便回了电话。他们的回答完全出乎人们意料！

“我们这儿根本没有叫白丽平的人。另外，我们也去了南京东路大庆里十九号，那儿也是查无此人。”

交通大队方面对上海纺织局的答复十分恼火，认为他们的局长太官僚，不关心群众死活。于是，他们甩开了纺织局，直接与上海市公安局联系，请求他们找到白丽平的家属。

上海公安局迅速来了电报：“已尽最大努力，查无此人。”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交通大队只好求助于本市公安局了。

海宁市公安局对此十分重视，马上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决心以最快的速度，查清这个持伪造证件的女人。

由于找不到死者亲属，就把死者的尸体暂时存放在市医院太平间里。

二 死尸的假牙不见了

三天后的一个下午。

外科病房死了一个病号，医院勤杂班通知负责管理太平间的老胡头，要他打开太平间的门，把病房里的死者转过去。

老胡头原来是只管烧茶炉的，由于锅炉间距太平间很近，其他勤杂人员又不愿同死尸打交道，便给他加了点工资，硬把打扫、管理太平间的事塞给他。好在管理太平间也不费什么事，老胡头也就应允了下来。

接过病房电话后，老胡拎着钥匙，一摇三晃地走到太平间门前。这时，两个勤杂工已经把死者推来了，死者的亲属正围着尸体哭得伤心。

老胡同情地叹了口气，伸手去开门上的大锁。不料，门上的锁竟是虚挂在上面！

太平间的门不上锁这种失职的事，老胡还从没干过。尽管他明知死尸不会半夜跑出来溜达，但他住的地方离太平间只有十几米，因而十分忌讳不给死尸一点拦挡，每次都是锁得严严实实，直到完全放心了才罢休。更何况，自从被压死

的女人住进太平间后，锁门的事儿更上心了。

两个勤杂工有点不耐烦了：“老胡头，又喝多了吧？在那儿发什么呆？又不是让你开追悼会，快把门打开吧！”

老胡头来不及多想，伸手取下虚挂着的铁锁，“吱呀”一声推开了太平间的大门。

太平间有两间屋子，外面一间堆放着几个破担架和破药箱，里面那间才是用来停放死尸的。由于里面的窗子很小，又用木板钉了，因而光线极差，白天也要亮着电灯。

昏暗的灯光、浓烈的消毒剂味儿，真是让人发毛。

勤杂工在老胡头的指挥下，把死尸放在靠近墙边的一个破床上。

死者的亲属被太平间的气氛吓住了，心里直打激灵，连痛哭也忘记了：

“老同志，这儿……怪吓人，能不能给放到外面那间屋？求您帮帮忙……”

死者的亲属一边说着，眼睛直往另一个床上瞅——那儿躺着的，正是被车压死的女人。遮在女尸脸上的白纱布已滑到了地上，露出变了色的面皮和长长的黑发，样子十分可怕。

老胡走过去，打算把纱布再给女尸蒙上。他无意中朝女尸脸上瞥了一眼，突然觉得女尸张着的嘴里似乎缺了点什么东西。定睛望去，女尸的牙齿不见了，露出两排黑褐色的牙床。

老胡想起来了：这女尸原来是安的假牙齿，而且有几颗

是镶金的。他马上同被打开的门锁联系在一起，猜想一定有人进来偷走了死尸的假牙！想到这儿，他不由破口骂起来：

“真他妈的缺德带冒烟，跑到太平间发死人财——真是无奇不有哇！”

一个勤杂工疑惑地问：“偷假牙干什么？”

“呸！他偷的是几颗金牙！”

死者的几位亲属听到太平间居然出了这种事，死活也不肯再呆下去了。他们声称要赶快去联系火化，一齐离开了太平间，只留下一个胆子稍大的守在门外。

女尸金牙被盗的消息不径而走，不一会就传遍整个医院，连住院的病号和陪床的家属也知道了。

医院里出现了一场小小的骚乱：医生、护士、病号接连不断地来太平间看那被盗的女尸，连正常的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发死人财的行为的确是可恨的，老胡逢人便讲，逢讲必骂，而且骂得响亮、解恨。自然，他的怒气是针对偷金牙的小偷的，对于影响太平间的管理工作，他倒不介意；相反，他倒因为得到许多人的盘问、重视而有点得意呢！

那么，小偷是谁呢？这是任何人都会想到的问题。所有谈这件事的人，在“谁是偷儿”的问题上，作了许多推测、判断，最后终于把怀疑的圈子缩小到那天参加抢救工作的人身上；因为别人不可能知道女尸安的是假牙，更无从知道还有几颗金牙。

况且，太平间的钥匙放在老胡屋里，这事也只有本院的

人才摸底。

一句话：小偷肯定是本医院的人。

这结论一下，医生、护士们顿时人人自危，唯恐被怀疑。那天参加抢救的一个女护士，甚至到院长室作了郑重声明，要求院长立刻查清事实真相，排除对自己的怀疑。

这不能不引起院长重视，因为，堂堂的医生、护士，居然干起这类勾当，委实影响医院声誉。

院长一气之下，把事情报告了公安局。他这样作，并非要给那无名女尸追查假牙，而是为了保全医院声誉。他压根儿不相信，自己的医护人员会干如此下流的勾当。院长报告公安局的目的，只是为了控制一下舆论，认为公安局决不会重视这种小事。

出乎意料，公安局倒十分重视，决定派专人认真调查。

事情一牵扯到公安局，性质立刻升了级，医院“马路新闻社”的“二传手”们更加活跃了。

一则爆炸性新闻，在吃中午饭时从餐厅传开。起初，人们只是交头接耳地打听、询问，在最要好的朋友中偷偷传播。接下来，便开始用近乎肯定的语气讲述、评论了。

这则爆炸性新闻，开始是比较客观的。

头天晚上，值夜班的医生秦树裕，在半夜两点时，由门诊大楼后门去过后院——这个后院里，除了锅炉房和老胡住的两间平房，剩下的只有太平间了。

秦医生去后院的时候，锅炉房早已熄了火，停止了开水供应。他去那儿干什么呢？这事很难让人得到合理的解释。

秦树榕可是参加过对无名女尸的抢救啊，他是知道女尸有几颗金牙的。

当有人把这新闻捅给老胡时，几经传播，已经面目全非了。

老胡听后，很不以为然，竟然“嘿嘿”冷笑起来：

“我说，咱大儿小女地养着，可别乱嚼舌头缺了德呀！我离太平间最近，又管着太平间的钥匙，谁偷的假牙我心里有数。只不过这人跟我无仇无怨，偷的又不是我的东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罢啦算啦，你们可不能混冤枉好人……哼，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哎呀呀，原来最权威、最准确的消息在老胡这儿呀！听他的说法，肯定是亲眼看见了。

老胡再度成为最受瞩目的被“采访”人物。他满足地接待着一批一批采访者，满足地看着他们悻悻而去，谁也没套出“那人”到底是谁。

不过，让老胡保密的事是靠不住的，只要他沾上酒，舌头就不是自己的了。

当天晚上，老胡的酒友、棋友兼“文革”劳动改造时的战友刘三备了酒菜，把他灌了个半醉，没等刘三问，老胡便把“那人”吐露了出来。

偷儿竟是刘祥和医生！

第二天一早，刘三使用这条新闻，在药剂室换回了一大抱山楂丸、蜂乳丸和两瓶国公酒。

药剂室，是整条医院的消息转运站。还没到中午，刘三

的新闻已经传遍各科室。所有听到的人，对此深信不疑。

人们怎能不相信，因为刘知和医生是同老胡住在一起哪！

假牙失盗的那天晚上，老胡去朋友家喝酒了，直到下半夜三点才回来。他进屋后，发现刘的床空着，以为他值夜班，因而并没在意。正当他捅开炉火烧水时，刘知和却从床底钻出来，神色十分紧张。老胡大为诧异，忙问出了什么事。刘知和支吾了半天，说是去床底找双鞋。当时老胡酒还没全醒，顾不上多问。假牙失盗后，他把这事想起来了：你刘知和半夜三更找的什么鞋呀？而且身上穿着棉衣，肯定是刚出门回来。太平间的钥匙，老胡从来都是挂在墙上的，刘知和他一屋住着，偷起来自然比别人方便得多。

有人对此作了一个推测，认为刘知和偷假牙决非是为了换几个钱花，而是另有图谋。

在没出现假牙被盗事件之前，秦树榕、刘知和这两位年轻医生，已属院内近期的新闻人物——俩人正在对一个女护士进行角逐。那女护士刚来医院工作不久，长得很美，有点象香港电影名星陈思思小姐。对他们的这场角逐，人们十分关注。

此刻，秦、刘两位医生一下子陷入这不光彩的偷盗事件中，不由得使人想得更多些——倘若其中的一个被确定为偷儿，那么另一个肯定成了角逐的获胜者！两台精彩的戏合在一块演，可真是戏中有戏啊！

认为刘知和是“偷儿”的居于绝对多数，但也有反对